

上了。“从此以后，在不断的学习中，我才理解小生艺术的高深，于是我从讨厌小生渐渐地喜爱起小生，直到后来迷恋于小生，决心献身于小生艺术。”

戏以人传，恩师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，如春风化雨般。15岁那年，蔡正仁开始倒仓。原本的好嗓子突然“哑”掉了，调门一落千丈，急得直哭。老师却笑眯眯地说：“不要急，你这是开始变嗓了，每个男孩都要经过这一关。”有一次，蔡正仁感觉自己的嗓子已开始回升，因此参加了去同济大学的演出，和华文漪合演《断桥》。那天一清早，喊嗓子时蔡正仁觉得颇为舒服，放了心，于是便戴上个大口罩，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，想保护好嗓子。谁想上台以后，一张口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

蔡正仁与孙女蔡乐艺演出《牡丹亭》。



“霎时我像个哑巴唱戏，弄得台下顿时哄堂大笑。整个《断桥》被我搅得一塌糊涂，我那时恨不得台上有个洞，能立即钻进去。”好不容易演完下台，蔡正仁失落地坐在后台，突然舞台上传来了响亮而悦耳的曲子。原来是压轴好戏——俞振飞的《三醉》开演了！蔡正仁挤到舞台侧幕边，失神似的听着听着……“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我的心中燃烧起来，要能练出像俞老那样的好嗓子该多好！从此我把这次的洋相作为练嗓的动力，起早摸黑地练嗓。我并不是一味地蛮练，而是空下来就听俞老的录音、唱片，在练嗓时拼命寻找类似俞老的那种悦耳动听的声音。慢慢地终于使我尝到了甜头。这里有两个重要条件缺一不可：一是有正确的榜样，或者说好老师的引导；二是自己持久的苦练。”

《惊鸿记·太白醉写》是蔡正仁最喜欢的一折戏，也是他悟得最艰难的一折戏，自己就为此走过一段弯路。1958年，不足18岁的蔡正仁被要求演出《太白醉写》。这是一出表演难度极高的戏，他知道恩师俞振飞20岁学起，到了40多岁还不敢演，蔡正仁只能硬着头皮去求教。没想到俞振飞一口答应，他说：“我建议你先向沈传芷老师学，因为我们师承一脉，学了之后我再给你加工。”就这样，蔡正仁很快学下了《太白醉写》，在文化广场演出后，还得到《新民晚报》的肯定，心中不免得意，觉得老师40岁才拿下的戏，被他提前20年完成了目标。

然而，20余年后，当蔡正仁想再度拿起《太白醉写》这折戏，却蓦然发现，好像他从未真正理解、学会过这出戏。那一次的演出，他在舞台上感觉自己就是个大写的“尴尬”，手和脚都有无处安放的感觉。沮丧彷徨之下，他连夜写信去请教恩师俞振飞，信中直言：“为什么人到中年，我反而不会演《太白醉写》了？”没料到俞老第一时间就写了厚厚的回信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正仁，我等你这句话等了20多年了，知道自己演得不舒服，说明你进步了。”俞老坦言：“初学三年，走遍天下；再学三年，寸步难行。靠的是积累与感悟。”